

浅谈水文化内涵、研究方法和意义

孟亚明, 于开宁

(石家庄经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31)

[摘要] 水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领域, 通过水文化研究路径的探讨, 可以推进水文化研究的深入展开。文章对水文化概念作了初步界定, 指出水文化的实质是通过人与水的关系反映人与人关系的文化, 并从科学性、行业性和社会性上定位水文化。水文化研究的推进, 也对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水文化; 研究方法;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G 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08)04-0063-04

A General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Research Method and Meaning of Water Culture

MENG Ya-ming, YU Kai-ni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f Shi jiazhuang College of Economy, Shijia zhuang 050031,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water culture is a new area in the research of cultur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 of water culture, it can be promoted deeper and wi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 on water culture also attributes a lot to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Water Culture; Research Method; Culture Construction

一、引言: 水文化提出的背景

当今时代,“文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越来越受到政治界、思想界以及经济界人士的高度青睐和积极关注。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权。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已经成为“三个代表”这一全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最新发展,把文化建设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列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专门提出“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的概念,^{[1][31]}提出我国未来的发展中,要致力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在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创新。^{[1][33]}“文化软实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关键词是首次在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目前已经将文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是十七大报告在文化议题上的一个新的特征。

在我国文化建设全面推进、繁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水文化是因应时代需求孕育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当前的文化系统中,水文化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化家族中,尚没有水文化这个成员。今天,虽然水文化已经进入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的视野,但是,在各类辞书、字典等工具书中也找不到水文化这个概念。虽然对大众和一般的学术研究而言,水文化还是比较陌生的一种文化形态,但是,由于水和人类具有天然的情感上很强的亲近性,事实上,水与文化的关系从来都是非常密切的。从古到今,人类在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就创造了丰富的水文化,这种文化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之中,可以说,在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中,水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形态。

众所周知,水是一切生命体赖以生存,社会经济发展不

[收稿日期] 2008-04-10

[基金项目] 2007年度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0702007)。

[作者简介] 孟亚明(1969-),男,山西垣曲人,讲师。

可缺少并不可替代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但是,现代社会的人口增长、工农业生产活动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已经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水危机,水危机影响了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任何新的文化形态都是对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水文化的提出,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作为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已经有了越来越适宜的社会氛围。近十余年来,唤起公众的水意识,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体制和相应的运行机制,已经成为全人类思考的重大议题。早在1993年1月18日,第47届联大就根据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世纪行动议程》,通过了决议,确定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以推动对水资源进行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加强水资源保护,解决日益严峻的缺水问题。同时,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对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当前,水文化发展更是遇上了前所未有的良机。2006联合国把“世界水日”的主题确定为“水与文化”。同年,由世界水文化研究会和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首届水文化高峰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该论坛明确指出:联合国把“世界水日”的主题确定为“水与文化”,就是希望能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文化在解决水资源问题中重要性的认识,让文化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注入新的活力。“水与文化”这一主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水的管理和支配的信念紧密相关。为了找到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平等、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水资源的管理和支配必须充分考虑到文化和生物多样性。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水的文化层面值得进一步探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它的效应。水文化的提出,必定会进一步推动人类对水资源的认知和保护,也以此为契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未来,水文化也必定会成为越来越有影响的一个文化领域。

二、水文化的初步界定

文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并且十分难于确切把握的概念,文化的定义至今尚无可达成共识的定论。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许多细胞构成的一个综合体,边缘不整齐、内涵不确切、外延变化不定。最近几年出版的《文化学辞典》中指出,当前学术界对文化的解释和定义多达500余种,可以说,有多少研究文化的派别,就有多少种文化的定义,所以研究文化问题的人,都有自己对文化的个性化理解。

水文化的概念是从文化的一般概念中引伸出来,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最简明的说法是,水文化是有关水的文化或是人与水关系的文化。目前,国内学术界总体倾向于对水文化作如下界定:广义的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科学、人文等方面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水文化是指观念形态水文化,是人们对水事活动一种理性思考或者说人们在水事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2]主要包括与水有密切关系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业精神、行为准则、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媒体传播、体育卫生、组织机构等。对水文化

的这种初步界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

第一、水事活动是水文化的源泉。水事活动是人与水打交道的一切活动,既包括人们对水的治理、开发、利用、配置、节约、管理、保护等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也包括人们对水的认识、反映、观赏、表现等创造精神财富的活动。人们在除水害兴水利的实践中一方面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同时积累了经验,提高了生产能力,并形成了具有水行业特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映水与人、水与社会各方面联系的活动就形成了以水为载体的文化现象,主要是与水有关的观念、思想、制度、组织等。这些文化现象的总和就构成了水文化。因此,离开了人与水的联系,离开了水事活动,水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水事活动是创造和繁荣水文化的唯一源泉和深厚沃土。

第二、水文化是人们对水事活动的理生思考。人们对水事活动的认识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水文化就是人们对各种水事活动理性思考的结晶。所谓理性思考就是对丰富多彩水事活动的历史积淀和现实活动,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在探求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中形成的观念和思想。这种理性思考的成果集中表现在对治水、管水、用水、保护水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性的认识;表现为水事能力的不断提高,能力也是文化的范畴;表现为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条例、办法和工作思路等。

第三、水文化是反映水事活动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水事活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人们对水事活动理性的思考,必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主要表现为水行业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表现为与水相关人员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以水为题材创作的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这些都是人类精神财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都是反映水务活动的社会意识。

第四、水利文化是水文化的主体。水文化与水利文化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水利文化是人们在开发水利,治理水害活动中创造的具有水行业特征的水文化,具有很显著的行业性。水文化泛指一切与水有关的文化,它的内涵与外延比水利文化要宽泛。而以除害兴利为主要内容的水利文化在水文化中居主体地位。

第五、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每个人从生下来就耳濡目染其中的精神家园;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是保持民族尊严,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和不断的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文化是由各种不同的形态文化组成的,内容十分广博。水文化是民族文化中以水为轴心的文化集合体,作为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清泉,渗入社会心里的深层,构成民族文化园中的一枝奇葩。

三、水文化的实质和定位

水是一种自然资源,自身并不能形成文化。水一旦与人发生了联系,人们对水有认识,有了思考,有了治水、用水、管水的创造,就产生了水文化,所以说,水文化的实质是透过人与水的关系反映人与人关系的文化。^[2]因为任何文化的主体

都是人,所谓文化实质是以“文”化“人”。为了正确认识水文化的这一实质,应从科学性、行业性和社会性上找准水文化的科学定位。对水文化的科学定位可以从三个视角切入:

第一,在社会性上,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水与人类、水与社会,水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水事活动是一种重要社会实践,参与水事活动的人群不仅有关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广大的水利工作者,还有历代的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当代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科学技术人员以及各类文化工作人员。这些人员都积极地参与和创造了中华水文化,因此水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水文化,有助于从理论上阐明水与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系,确立水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地位,树立水利的良好形象,为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在行业性上,水文化是水行业的思想精神旗帜,也就是说它同时又是一种水行业文化。这里的“水行业”,是以水利部门为主,包括一切与水有关的行业。如水电、环保、气象、地质、城建、农业、林业、航运、供水、饮水等一切与水有关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定位水文化,水文化也可以叫水利文化。从水行业的角度研究水文化,有助于增强行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水利职工队伍的素质,为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第三,在科学性上,水文化是一门历史悠久、生命力极强的人文科学,就是说它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科学。水文化是研究人、水、文化相互关系的科学。人文科学的原意是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现在广义的人文科学是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伦理学、语言学等,具有交叉科学的特征。把水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就是一种对人类利益的关系重大的社会现象。这样使水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对水文化的研究要借助水利学、文化学、社会学及其他有关科学的成果进行。现代科学的发展,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相渗透、互相联系日益密切,因此水文化是一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相联系,并借助它们成果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文科学。把水文化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来研究,有利动员和吸引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关注和研究水文化,使水文化逐步形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

水文化只有找到它的科学定位,才能进一步认识它的本质,确定它质的规定性,才能使它真正地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才能使之根深叶茂,鲜艳夺目。

四、水文化的研究方法

水文化作为一门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是学术进展的关键。目前,国内关于水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双重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水文化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不仅涉及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而且也涉及到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水利学、工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因此,对水文化的研究必须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门类工作者共同携手起来,形成

合力,方能取得有效的成果。这种研究方法由于切入点和侧重点的不同,研究的成果也会各有不同。

第二,归纳法的研究方法。归纳法是由一系列具体的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的推理方法。这一方法要求必须掌握或占有大量而丰富的水文化的材料,在此基础上通过抽象的思维,进行科学的归纳和推理,获取水文化研究某一方面的成果。在大量成果的基础上获取新的成果。这种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对大的企业和各种社团对水文化的研究。

第三,演绎法的研究方法。演绎法是由一般原理或普遍公理推导出特殊命题的一种推理方法。在研究水文化时,可以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学的一般原理为指导,紧密联系水文化科学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推理和判断,从而获取水文化研究的有效成果。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对水行业价值观、行业精神、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研究。

第四,充分应用高新科技的成果进行水文化的研究。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水文化本身也进入了高新科技的领域,因此在研究水文化也要求采用高新科技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要贯穿于水文化研究的一切领域。

五、水文化研究和建设的重要意义

当今,文化、经济、政治的相互交融在提高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水文化作为与水有关的科学、人文等方面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成果,它必定会服务于水资源相关的社会事业和人类活动,并且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开展水文化研究,加强水文化建设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利于提高水资源行业职工的综合素质。文化建设是一项塑造人的灵魂的基础工程,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把培养人作为最基本的任务。通过水文化建设,把“科教兴水”作为行业的神圣职责,全面提高水行业职工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推进水利事业发展。当前,我们正在迈向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成为资源配置的第一生产要素。高新科技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强水文化建设,极大地增强水行业职工的文化意识,转变观念,把发展水利事业从依靠有形资产为主,逐步转移到依靠智力、知识等无形资产上来,应用高新科技来武装现代水利,推进水行业现代化建设。

第二,有利于提高水工程的文化品位,满足人们对水环境的文化需求。随着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水工程、水环境在满足除害兴利要求的同时更加重视其文化功能,提高了亲水、爱水、戏水的文化需要。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水文化建设,更新设计和建设观念,更加注重水工程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色彩,把每一项水工程当作文化精品来设计、来建设,建成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工艺品。使水工程及其管理区在发挥工程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成为旅游观光的理想景点、休闲娱乐的良好场所、陶冶情操的高雅去处,为美化人们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优美的水环境。

第三,有利于我国水利事业的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前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水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显得更加重要,人们对水的重要作用的新的飞跃。水利事业面临的新形势呼唤着水理论、水文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说:“水资源的管理与治理,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与生物的多样性,水实际上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尽管科学技术对于了解水循环和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但是,科学技术的需要适应具体环境,并且反映人民的需要和期盼,而这些要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水资源管理本身应该视为一种文化进程。”^[3]由此可见,先进的水文化对水利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第四,呼唤全社会的水意识。水与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水文化不仅是水利行业的文化,更是全社会的文化。通过水文化的弘扬,呼唤全社会对水的进一步关注,呼唤全社会都来珍惜和保护水资源是一件迫在眉睫而又长远艰巨的任务。因此,水文化要进农村、进城市、进工矿、进工厂、进社区、进学校、进入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第五,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通过加强水文化建设,发掘我国水行业悠久的历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做到古为今用;大力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的水利事业中形成的水利行业精神;大力发展水行业的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积极开展水行业的各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水文化必将会为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水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的观念,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在现代社会,水不仅是一种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提出了今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在这一背景下,为我们开展水文化研究,加强水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异常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也坚信,水文化的研究和水文化建设的现实推进,也必将会为我国的水资源科学利用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做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本书编写组. 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07.
- [2] 李宗新. 浅议中国水文化的主要特性[J]. 北京水利, 2004 (6).
- [3] 郑大俊. 水文化研究与教育需要双轮驱动[EB/OL]. (2007-12-25)[2008-03-10] <http://www.waterculture.net/showArticle.asp?articleID=3694>

(责任编辑: 闫卫平)

(上接第 54 页)

《梁书·处士传·庾诜》:“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13]《南史·循吏传·郭祖深》载郭祖深因梁武“溺情内教,朝政纵弛”,“舆棹诣阙上”,谏言中有云:“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14]^[720]即可窥见一隅。今萧衍存世作品中,另有《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

梁武帝与佛教结缘的一生,引发了历代的争议与诋呵,

史家们更是多从正统儒家的立场谴责其佞佛亡国。如《南史·梁本纪中》评议梁武帝:“帝留心炷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14]^[236]我们且不论梁武推崇信仰佛教甚而力图将之推上国教地位的作法是否就是导致南梁灭亡的主要原因,只从文化角度而言,他在推进佛教从佛法到实修各方面繁荣与发展所做的贡献,无疑是值得一提的。

[参 考 文 献]

- [1] 方立天. 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释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 高僧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78.
- [3] 房玄龄, 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范晔撰, 李贤等注.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853.
- [5] 郑玄注,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十三经注疏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6]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43.
- [7] 楼宇烈.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G].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3.
- [8] 十诵律[M]. 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 23 卷, 台北: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74: 265.
- [9] 任继愈. 中国佛教史[Z]. 第三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9.
- [10] 方广锠.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Z].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06-407.
- [11] 释本觉. 释氏通鉴[M]. 己续藏经影印本第 131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 834.
- [12] 钱易撰, 黄寿成点校. 南部新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04.
- [13]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751.
- [14] 李延寿, 等. 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责任编辑: 闫卫平)